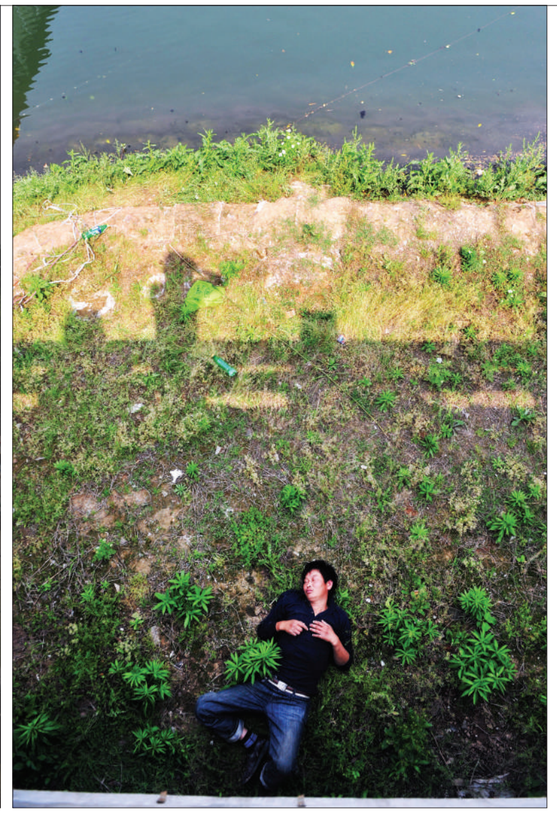
走读中国
Walking in China
总第50期

京杭大运河流经**丹阳**的原大泊、练湖、云阳、横塘、陵口、折柳、运河、吕城等八个乡镇，串起丹阳六大水系——香草河、九曲河、简渎河、丹金溧漕河、永丰河、新鹤溪河。目前，丹阳的内城河基本上都是古运河河道。江南运河丹阳段已作为“窗口工程”成为全国内河中的样板航道。

本版采写/新京报记者 曹燕
本版摄影/新京报记者 李飞

开泰桥是丹阳运河申遗中的重点古迹，这里曾是繁华的丹阳南门码头。

万善公园里的万善塔依运河而立，曾经是古运河进入江南的标志。


开泰桥下的古运河河道干涸出了一片孤岛，夏日午后，有人躺在草地上睡觉。

几番丹阳照古渡 一支塔影认江南

雕塑中的丹阳性格

丹阳的“样板航道”现在是滨河公园，水质清亮，有人在河里刷鞋什么的。岸边两侧，既有关于“丹阳”寓意的丹凤朝阳雕塑，也在地面上勾勒了关于这个古老地名的脉络。秦以前就有了丹阳，那个时候叫“丹杨”，因为香草河两岸多赤杨柳；秦代改名为“曲阿县”，说是害怕这个地方“泄王气”，要让河流曲曲折折。唐宋以后，出现了“丹阳”这个名字。

公园两侧有各种古老的成语故事的现代雕塑演绎，地面上刻有“百家姓”，一个个排着队，傍晚散步的市民溜达过去，还能做个小小的接龙游戏。丹阳市文化人吴宁觉得，这可能是一种和现实的呼应：“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时候，丹阳市区东侧出现了万家欢市场，说得大一点，像是现在的义乌小商品城，当时是很前卫的，既卖中山装也卖牛仔裤。”上世纪90年代之后，万家欢市场衰落下去，不过后起的农贸市场也沿用了这种命名模式，“千家乐”、“百家姓”、“一家富”等等。

雕塑这种城市符号般的突起，现实中会被人议论却很少被怀念。“我们丹阳，有董永和七仙女的传说啊。”丹阳南门外大街上的袁师傅说，“黄梅戏《天仙配》里面董永唱：我是丹阳人。”这个中国传奇故事在2011年被列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南门附近还有一座巨大的雕塑，大多数丹阳人觉得，那座雕塑看起来更像是“牛郎织女”，而不是“董永与七仙女”。丹阳人听黄梅戏也不是很多。也有不少丹阳人更关心这种名号的现实应用问题：“留个空名有什么用？怎么还没有出现商标注册？”这就是丹阳人觉得自己特别务实的一面：“我们不像镇江，他们是说大话、用小钱；我们就是小市民，和苏州、无锡、常州的心理距离还要近些。”

开泰古桥与张官古渡

就在南门外，一座开泰桥连接着古运河两岸。丹阳的古桥多，开泰桥是最有名的一座，高高的拱形，方便当年船只穿行，现在是南门外大街附近居民晾晒、纳凉闲话的好去处。开泰桥下干涸成一小片青草的孤岛，夏日午后，有人躺着在上面睡觉。不远处，被青草和垃圾填满的一侧是当年的“丹阳客轮站”，一直沿用到上世纪70年代。就算是现在距离丹阳十多分钟车程的访仙镇，当时坐船缓缓悠悠地也得一个上午才能到。流经丹阳30公里的运河航道，也有为数不少的渡口，比较知名的是张官渡，渡口建有码头，设有渡船和渡工。张官渡也是运河丹阳段的第一个渡口。

丹阳境内的古运河从丹徒与丹阳的分界线开始，沿着古道可以一直走到渡口，原来都是石板路。上世纪90年代，大运河进行拓宽改造，渡口也经过了重新修建。原先渡口上的石板，有些被村民铺在了家门口，石板上还有当年的车痕。丹阳市历史文化研究会高先生介绍，张官渡不仅为南来北往的行人和商旅提供了方便，也为当初与敌伪周旋的新四军和游击队提供了便利。1937年至1949年丹阳解放，新四军、游击队都曾通过这个渡口进行联络，运送枪支弹药。张官渡上最后一个摆渡者一直工作到2001年左右，摆渡一次，一个人一元钱，为了原大泊附近十几个村庄走亲戚的方便。

练湖济漕与古街牛场

随着公路的建设，一桥飞架运河，结束了张官渡用木船摆渡的历史。据说从去年开始，丹阳市将重建练湖风景区，张官渡村、张官渡也要被拆除。也有文化部门在争取保留张官渡渡口，作为练湖风景区的景点。于是，练湖这个在历史上已经消失的大湖又要浮出水面。练湖紧邻大运河，处于镇江至常州之间，由于这一带地势较高，运河常常因水浅而使漕运受阻。于是，就有人提出了“以练湖之水，济漕运之厄”。练湖是一个人工湖，是西晋时为解决丹阳一带的水患和农田灌溉而修的一项水利工程。京杭大运河开通以后，练湖又多了“济漕”的功能。

“隋朝开通运河以后，镇江到常州，地势比较高，练湖是湖底比较高，水面比较高，与运河正好是一堤之隔，所以可以用练湖水济漕运。”吴宁介绍说，在练湖共造了四座闸，前三闸分别靠近西门护城河，第四闸又名黄金闸，地处张官渡渡口，四座闸全部以泄水济运为主。“湖水放一寸，运河涨一尺”，以练湖水济漕运，是两个人类智慧工程的互补。但随着铁路公路的发展，大运河在交通运输中的重要性也逐渐下降，练湖济漕的功能全面退化，变成农田、鱼塘等。民国时期，练湖建起了江南最早的农场，一直延续到解放后，当年附近地区的群众也被组织到农场参观日本进口的拖拉机收割。“完全恢复练湖是不可能的，那是一个特别大的湖，只有可能部分恢复成风景区。”吴宁说。

试图恢复的还有南门外大街。这是一条因为古运河而繁盛的古街，老人们最怀念当年牛场的热闹，每月两次，初一、十五，这里都有巨大的牛交易市场，耕牛、水牛、苗牛，四面八方的牛都在此交易，主要是因为交通的便利，据说最远的交易者来自河南。另外，吴宁觉得牛市在这里聚集，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，如果耕牛、水牛一时间没有交易成功，可以暂时放养在附近的练湖，那里水草丰美，不会掉膘。据说，南门外大街也要被打造成历史文化街区，消失的牛场文化是等待深入挖掘的资源。

一支塔影认江南

如果要打量整个丹阳的面貌，最好是登上万善塔。吴宁介绍说，古运河第二次改道在明万历年间，为了迂缓水势，减慢流速，当时的知县把尹公桥附近河道改凿成了弯道，称为“转河”，万善塔从河湾处拔地而起，这处河湾于是有了“宝塔湾”的美名，万善塔依运河而立，成为古城丹阳的标志。建国后进行水利建设，把弯道取直。丹阳人相信那些弯曲的河道里，隐藏着古运河的过去。现在这里是万善公园，河道被改造成游乐园的一部分，正在进行淤泥清理改造，各种小动物造型的游船停在干裂的湖底。

万善塔原名“城霞阁塔”、“三义阁塔”，直到1987年，丹阳市民集资修缮的时候才发现了它的真名，在距离地面五十米高的塔刹上，清晰地铸着“镇江府丹阳县万善宝塔大明崇祯十年造”的字样。

据地方志记载，明代麦溪的张学忠45岁了还没有儿子，他想通过善举得福生子，所以决意建造一座宝塔镇住湍急的古运河水……登上万善塔第七层，极目远望，丹阳市容尽收眼底。现在万善塔虽然不是丹阳市的最高点，但依然是符号性的地理坐标。当年看到万善塔，就知道来到了江南，这有点类似于北京通州运河边的燃灯佛舍利塔，两者一南一北，遥遥呼应。

站在万善塔上俯瞰，丹阳市容尽收眼底。

江南运河丹阳段依旧繁忙，也是全国内河中的样板航道。

南门外大街是一条因运河而繁华的古街，即将打造成历史文化街区。

丹阳火车站附近的户外广告和商铺店面大都跟眼镜有关。

运河·网络

人工水网与江南村镇共生

江南运河两侧有太多的岔河、支流、人工河道等。唐宋时代，江南运河及其密如蛛网的人工河道所覆盖的广大地区，形成了众多的城镇乡村。例如，丹阳地区至今仍然与大运河直接连通的主要人工河道包括九曲河、简渎河、香草河、丹金溧漕河等，每条河道沿线都存在大量的支线河道与城镇村落相连。这个人工化水网滋养了丹阳的访仙、延陵和珥陵四大名镇和其他古镇与村落，与江南其他水乡地区一样，这些城镇与村落都与发达的人工化水网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，这也是江南文明的特色所在。

大运河与支流河道的关系，共同构成了江南文明生成与发展的基础。如果将大运河看作是一棵生长在江南的苍天大树，无数条覆盖整个区域的大小水道就是渗入大地深处的繁茂根系。没有后者，江南运河主航道就是无源之水，仅仅是一个水利工程而已。

运河·声音

吴语区的语言孤岛

在丹阳人看来，丹阳话就是一个孤岛。丹阳虽然和镇江相距很近，但是历史上的人口巨变较少，因此受到淮北官话的影响较少，因此丹阳话没有镇江话那么明显的渡口特征。另一方面，丹阳话也不同于心理距离上更近的苏州、无锡、常州的吴语。吴宁介绍说，丹阳作为一个县级市，出过方言大辞典，这很难得，而且一代语言学大师吕叔湘就是丹阳人，他觉得这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历史渊源。

丹阳是典型的江南水乡，境内河网纵横交错。古时候因为桥梁不多导致丹阳许多河流两岸交流不频繁，故产生一村一音，隔河不同音，甚至隔着一条沟渠也有不同音的境况。一般来说，十里不同音是吴语地区的普遍特点，丹阳话在保留这一特点的同时，也有其鲜明的特征——越往东往南，越接近典型的吴语。由于丹阳话的特点，使其成为吴语研究的重要热点地区之一。丹阳话还保留着古雅的一方面，特别是在丹阳西部的农村，例如说灶头上的锅盖，一些农村称为“釜冠”，就很有古意；回答“是”，读“yi”，是古语中“然”的意思。不过，近代以来，丹阳在心理上不断向苏、锡、常和上海靠近。很多小孩子已不会讲丹阳话，这在丹阳是一个普遍的问题。

特色产业

运河边的“眼镜之都”

“到丹阳，配眼镜吧！”出租车师傅对于外地口音的人，都是这样打招呼。丹阳是“眼镜之都”，据说丹阳生产眼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最初的生产地集中在大泊、司徒两镇，仅有6家乡办企业。随着乡镇工业的兴起，在上海、苏州等地从事眼镜业的丹阳籍技师纷纷回乡办厂，到70年代末，丹阳已经有了几十家眼镜架和玻璃镜片生产企业。当时这些企业大都生产设备简陋，工艺简单，产品质量主要靠工人目测把关。

进入80年代后，丹阳眼镜生产企业已发展到了90多家，眼镜市场呈现一片上升趋势，原来在丹阳火车站附近摆摊卖眼镜的小商贩们，也开始做起了眼镜批发生意。在这样的形势下，后来就筹建了小型眼镜批发市场，到80年代末形成了华阳、云阳两大眼镜批发市场。现在，火车站附近有丹阳眼镜城，大多数户外广告和商铺店面也都跟眼镜有关。但路上戴眼镜的丹阳人却不是很多。

“你们北京潘家园的眼镜城，好多都是我们这里的货呢，还有北京来的游客，一口气配了十多副眼镜，比在潘家园还划算。”出租车师傅说。但是也有人担心丹阳眼镜市场的混乱：“别的城市多花一点钱，就能把这个眼镜之都的名字搬走！”

责编 耿继秋 图编 高玮 美编 顾乐晓 责校 陆爱英